

說郛卷第二十一

隋唐嘉話

三卷

唐劉

餗

鼎陽人

薛道衡入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云庭艸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祕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

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于是羞而止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永嘉中爲僧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揭及帝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辨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揭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及知在辨師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揭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于昭陵

劉賓客嘉話錄

一卷

唐韋

絢

江陵少尹
京兆人

絢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拏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

尙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語論劇談卽席聽之退而默記今錄之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大中十年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違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罪稔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峴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聞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逆胡將亂于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
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
正月果正月敗亡

瓊州地名胸認胸認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

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鳴其形胸認

上音風
下音區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曰苦
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
天報之也

菜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鷟而至也
綯曰豈非頗稜國將來時語訛爲菠稜耶

公嘗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耶又嘗
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絳州碑碧落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

謂諸

爲先妃所製陳惟

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

狸骨通勢方也

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擬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

古鑄字皆須妙于篆體故鑄方得鑄如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

王方慶

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

舊法書帖在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惠卽非異器定矣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刻

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傍
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也况其官與壽乎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
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郝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
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
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帝
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
碎無序武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
鬚髮皆白而賞賜甚厚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
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

州司戶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天隱子一卷

唐司馬承禎

正一先生字允微

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于伯陽遺照齊于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集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易簡而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司馬承禎序

神仙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于

內遺照于外自然異于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

我靈氣勿爲世俗之所淪折遂我自然勿爲邪見之所凝滯則成

功矣

喜怒哀樂憂思慮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去此必成仙功也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德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爲而已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吳學悉反爲氣所縛者有矣

漸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故習此五者曰五漸之門先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炁而食五行之物

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其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粒食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身之稱有飢卽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裊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庫庫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傷于明暗則疲疾生焉此所以居處之室必使之能向天地之炁若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傷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故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卽闔風息卽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取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適其外

曜內以安其心外以安其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尙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慾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視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耶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于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齋戒謂之信解

言無信心
卽不能解

安處謂之閑解

言無關心
卽不能解

存想謂之

慧解

言無難心
即不能解

坐忘謂之定解

言無定心
即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

解夫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

而言謂之易

變則通則久
變則通則久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

老子道德經是也

本一性

而言謂之真如

釋氏法華經
涅槃皆一性

入四真如歸于無爲

圓覺經云佛身有爲
至于無爲佛化身不

隨諸數
皆一性

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

性貞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貞吾皆以神仙解之在人謂之人

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同歸一門

謂五漸格同
歸于仙矣

後序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曰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

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曰古來

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

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

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耶紹興壬午從事

鄧知台州黃岩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楊文公談苑

十五卷

宋黃

鑑纂集

字唐輔
江夏人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伏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棄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所重幼在外舍遠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爲多但雜抄廣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予因而掇去重複分爲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輒改題曰楊公談苑中書後閣宋庠序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王彥超遺十千遺之後卽位悉徵藩侯入觀宴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公勤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節符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

安可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卿還鎮一政以爲報餘諸帥悉歸班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待詔等衆對奕多能覆局爲圖于祕閣

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故圖之法甚爲簡便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于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尙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

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祭穀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晉楊光遠以青州大將爲節帥卒少帝命穀艸文以祭之設立具艸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寇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錢昭序鄧王俶之族子也爲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爲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願茲希世之珍乃有同時而見當時傳誦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院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首句云上帝之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千字文題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顧慶中始云不經鳳開鸞臺不

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

砌臺卽今之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直錢來卽知唐末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其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文也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敕書處分公事曰敕榜文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書批羣臣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道醮曰青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簿隊名讚佛文疏語復

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文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于學士取眠兒歌僞蜀學士作桃符孟昶學士幸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雲莊四六餘語 二卷

宋相國道 中字

帝王之制備載乎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多以四字爲句惟鮮對偶後之制誥間以六字而以四字成聯者亦多賦者古詩之流古之賦則六多詩三百篇其間長短句固無幾足以盡四字句之旨此四者殆四六之所從祖

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涵三通太和于一氣乾元用九增寶歷于萬年包括璽文無一遺者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

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
愠吏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
他盤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
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師廣
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則似之

玉牒所記非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
在焉仙原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略能備言之惟
于湖一表終始對說其辭有云帝係勤鴻燦科條于屬籍聖謨啓
訓嚴祐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于天潢周誥商盤儼仙矚于
東壁惟昭穆親疏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
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
昭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汎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
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

輕離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對偶觸類索之亦有經前人記載者聊疏于此如三川太守四日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尙瘦日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慮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字亦有工者如江蔚天窗賦云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乍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輦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

政和中新創禁中儼儀有旨令翰苑撰文翟公巽當直其詞云南

正司天無俾人神相雜夏后鑄鼎以絕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韋居聽輿一

宋陳直

識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羣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

衡棺 朱文公之葬衡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丁卯臘月三日訪湖州孔守應得說云

文公卜兆 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名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繇一日至麻沙鎮睹一木牌自山溪取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鎮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盤溝大聖 蘇州承天寺西廡後普賢院有神曰盤溝大聖初濟州盤溝民沈翁父子業塑工于嬰孩翁死婦語其子我不作福汝

父已喪奈貧何因發願飯僧詰朝卽有來者自是不輟以及一紀
或于別次謝其不倦且扣所業出一包粟授其子曰以塑僧像像
置粟一粒于中有禱者擎且祝吉則拜凶則否一尊取錢一百二
十日無過五尊已而買者祈禱輒驗至于家有其像常州無錫徐
侍郎梓官濟得之以歸後入承天紹興間閱歲已百靈響如昔光
廟常宣像入內賜僧牒二以奉之雙井黃酉之爲記其像爲坐相
高可尺許製甚朴而神欣悅如生他塑者莫比

埋祭 相州新安祠巖嵐皆用埋瘞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以
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翊日發視無有或以爲見異物恐未必然
此蓋周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註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然則
尙矣

玉筍羹 溫州平陽有蕭寺丞子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
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行至郡則有

盛集蜀俗主帥初入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每取犝牛烙鐵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扣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單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于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期頤果至九十餘

受刑無血 景僧錄受刑無血通鑑宋景平元年魏陷虎牢先泄城中井人馬渴乏被創之人不出血又聞李庭芝死亦無血

夫人妬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箇相公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三柳軒雜識

一

湖學祀安定胡先生爲先儒其後久無聞端平間郡人胡楷世行得其女孫于城西時遂白郡博士楊幼度叔憲叔憲曰我先人于胡爲體敵之甥

謂之姊妻之姊曰媵姊之夫體敵更相爲甥

實相其事率鄉曲具奩飾得郡

庠諸生陳應甫仲山遂以歸之胡旋有所毓安定之脉存一縷云
仲山嘗鄉請

平園記客言謂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鄴人之子知禮
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枨之類又謂經
史中言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穀雞配爲黍請
野人之食也以麥飯配葱湯謂艸艸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
祀則以稻爲嘉膳是五穀以稻爲貴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豨按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
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豨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
食避豨蓋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輶輳之通塗
山氏見之慙而化爲石二事實相類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嘗買房屋廣化寺側修理缺壁得一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除服議郗詵母亡不致喪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詵言北方下溼惟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求之晉史亦然始印胡言之信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見春秋元命苞

去地九萬里

見徐歷地廣東西二萬二

千南北二萬六千

見河圖括地象

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見山海經

山陵之大川澤之注菜菹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一萬

八千二十四頃礲角不墾者千五萬二千頃

見說文

水石鍾秀山川景物可奇夷堅載高州茂名縣黃尖領石理有岩樹景物朱子因帥桂以兩石致景盧老榦扶疏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略無斧鑿過永石遠矣黃尖昔有仙人潘姓居此煉

丹遺英在地融結一層復一層殆可揭取

宋晦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玉爲質理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抹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皺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古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筍名代指講筵用以點程經籍漢唐遺物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于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京賦中語梁已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尙多何特此序耶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扣主人云你家有無蠱毒既問之卽不行夷堅辛志載解毒咒云姑蘇啄摩耶啄吾知蠱毒生四角父是穹窿母是舍耶女眷屬百千年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鄭景望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林宰家顯得二咒曰本師未來祖師

來未三百六十日祖莫能吾前要反生急急如律令又曰本師一祖師來未咒作牛咒喫泄草入人腸元是喫食腸急急如律令又有手訣林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

漁樵之隱世固有之未若張芸叟南遷錄所述之異德陽甘棠湖之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有聲公訪之門闌蕭然竹籬數掩孟生出見葛衫草屨容止語言真江上漁人略無異者就茅廬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卽廳事如富豪家坐調呼須已可嗟怪頃間延至中堂棖題軒楹皆以糝塗間之雕采燦然奪目至于酒味羹葢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咸宜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怳然浮休以爲任俠隱身而致富者異矣哉

花名十客世以爲雅戲姚氏叢語演爲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以寓猶賢之意

牡丹爲貴客 梅爲清客 蘭爲幽客今改 桃爲夭客 杏爲

豔客 蓮爲淨客作淨一 桂爲岩客 海棠爲蜀客 躑躅爲山

客 梨爲淡客 瑞香爲閨客 水芙蓉爲醉客 菊爲壽客

醪醕爲才客 臘梅爲寒客今改 橘爲仙客今改 素馨爲韻

客 丁香爲情客 葵爲忠客 含笑爲佞客 楊爲強客 玫

瑰爲刺客 月桂爲癡客 木槿爲時客今改 石榴爲村客今改

鼓子花爲田客 曼陀羅爲惡客 孤燈爲窮客 棠梨爲鬼

客 棣萼爲俗客兄弟之義不可
稱係今改爲和 水筆爲書客 以上見姚氏

芍藥爲嬌客 鳳仙爲羽客 紫薇爲詞客 水仙爲雅客 杜

鵝爲仙客 萱草爲歡客 橘花爲雋客 梔子爲禪客 來禽

爲靚客 山礬爲幽客 棟花爲晚客 菖蒲爲隱客 枇杷爲

寵客 玉繡毬爲弔客 茉莉爲狎客 月丹爲豪客 菱花爲

水客 李花爲俗客 凌霄花爲勢客 迎春爲僭客 以上新

添

陰陽家以磁石引針定南每有子午之異按本草演義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嘗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蠟中獨縷以豕子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嘗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爲土火庚辛金受其制所致是物類相感耳淳熙間高曇登對上稱其不爲高談梁相戲云高曇不爲高談以何爲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爲卑牧蓋武臣卑牧見知黔州沈丞相該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士人又訛云一德嚇天之閣對三公亂道之邦

稗史

元仇遠

志忠

夢 陳文隆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病卒于杭之貓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

入格太學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于太學
恆悒悒不樂既而赴庭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
州又夢通書閱書前而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未幾王
城陷家殘身俘至杭幽于太學之側病將絕適見故人趙有得語
其前夢因笑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吾不知宋亡之日
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病必死于此必爲太學之神前
夢不虛也故爲君道之數日果卒

戴帥初云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
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其伶人憐之
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云某寺
有鐘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其故乃言鐘樓有巨神怖不敢登
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
僧曰既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

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其困苦之中忽得所遇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救無窮惟恐失之俸金以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至譏于所欲活之人以快其憤亦賢矣哉

志孝

刲股批乳 吾里堂溪袁鑣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體羸幾死一日刲股肉和湯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沒家君諱聞祥值母病經年每與醫投藥皆不效家君炷香告天刃其左乳煎糜以食僅延母氏數月之命石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濱死良孫密刲股託他肉以食之父病尋愈鄰家陸氏母病疫日危子淬刃批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丁氏養姑甚孝姑病刲股肉作羹食之而死嗟夫刲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耶或者諛割傷股膚爲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也父母病苟可以身代亦爲之矧鬻肉

之足惜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其意謂鬪狠猖獗殘形之類若夫剝所愛之肉活幾死之親發于真誠自不容已烏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志善

事嫂 明州城西門有民家徐氏兄弟三人以賣漿舂米爲業兄娶生五女而死兩弟事其嫂如母拊養五女與之嫁遣始終無間言里人莫不多之

嫁故人女爲娼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第後遊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其娼羞縮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認得妾否告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宿者以坐間不敢問故爾如此且各寢明必有以處汝倡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其事白尹且云某囊僅有百千欲從公更貸二百千以嫁之尹嘉其誼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之尹乃王佐宣子也

嫁婢 臨安府江下陳宮幹家饒于財偶買一犝婢不以爲意一日浴令其揩背若不用力然顧之則見以一手拭淚陳疑之遂令且去浴罷與妻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閣見其婢猶垂淚問其故曰妾本官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揩浴誤以指甲傷背重加之責妾今乃獲此報言訖涕淚俱下妻還白之卽令其婢講家人禮厚賞遣嫁之

丐者報恩 臨安壩頭禹將仕平日好施予一日城中火逼近禹家忽見諸丐羅門口乞效死力禹許之諸丐爭爲搬挈家資無一遺者火息盡于還之主禹甚喜特厚勞之諸丐曰平日受恩今日效報一文不敢要皆拜而退

富鄰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鬻田于鄰價成作一詩與之曰自歎年來刺骨貧蕪廬今已屬西鄰慙慙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

其誼

印習隱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妓頗邑邑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趙獻公之後失身娼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聞之于席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齡彭亦助之行人兩賢之

志惡

志政

諱 馬裕齋光祖尹京府莅政之初吏具牘請諱公批曰祖無諱光祖亦無諱所諱者強盜奸吏

禁捕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剝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爲城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至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故捕得

意欲陷其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事遂置妻并奸夫于法

決蒲團 江淮崔游平章顯沿檄至明州開分省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鄰家認的鄰不服爭詈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志賢

謙抑 徐司戶逸字無競天台人號行溪又曰抱獨子少與朱文公爲友公提舉浙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燈夜話至鐘鳴而別公嘗託無競作謝恩表書云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議也其受知推獎如此

賢母 淳祐初元浙漕王埜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託言外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去國今汝

又如此吾方以爲喜復何憂

賢婦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中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其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吃菜事魔人也信矣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侵葬塋地 李侑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鄰逼爾初無害吾事况業已掩藏忍使之暴露邪鄉曲賢之

好奇 江西古喻蕭太山崩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軒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越陳侍郎某提舉江西日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區至一洞公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爲不擇

志言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摘其短

大概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閑

後學訓 慈湖訓後學云腹不滿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甚于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癩

理到之言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理到之言也

錢塘詩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戰功不堪雙淚溼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而西湖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志疾

血悶 陸巖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遠二

里輿致之及門而婦已死胸膈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亟捐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杉木桶盛湯于中取肉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甦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偏腸毒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偏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一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計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痢 予家君于大暑中苦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艸三味濃煎一碗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澀腸故也蓋骨硬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遇見小藥肆遣中官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說以食湖蟹

多故致此疾遂診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白賜之仍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諸瘡 本草王不留行乃剪金花其性熱敷貼瘡癰以潰膿其效甚神俗謂之金剪刀草予鄰人汪庖一日爲沸湯燒爛膚肉其痛甚困有一賣油魏生至取草作藥爛杵塗之痛卽定告之知其名蛇繆草須五葉七葉者爲佳此草春時結實如圓鈎毒者俗傳食之能殺人謬曰要食死蛇毒嘗詢之耆樵言此物不致殺人但能發冷涎身黑臧社兄病癩瘡于手遇盛暑到江口戒僕請艸煎湯一浴且起則癩燥而愈詢其取草乃籬間瓠藤也又嘗見城肆收蓄松毛問之云北人多用以洗疥又一法用鹿梨去皮刮裏王入薑白細搗以米醋浸之當浴時塗擦候乾洗去之如此一二次則效矣又患惡瘡者以老松油煎洗瘡候乾傅之立愈癩瘡者葱鹽

洗令乾淨以馬屁勃末傅之亦愈其法用生麻布一方將馬屁勃于上往來磨擦下承其末用之

病目 病目生赤障者取田螺一殼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燒取則螺化爲水滴之赤障自消

嗽 治嗽方甚多予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欒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睡中喚服用匕挑服其效甚速又越州縣學錄云少時嘗苦嗽疾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桑葉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于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水腫 象山縣民人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研爲膏作大餅覆腹上水從便旋而出數日愈

志異

狙猿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于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猿次至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伯顏 初江北有蟲名伯顏皆渡江而南淮人爲之語曰伯顏向江南去不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帥乃伯顏也

志諫

罔兩鳴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候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是帳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飾詞頗以爲羞乃曰此作頌兄之美乃譏兄耳網卽罔雙卽兩鳧卽鴨其意以爲罔兩鳴也兄怒命焚之

雞頌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矣甄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頌僧當不靳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

脚跟欠距離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
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先去
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而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剖
去心腸肝膽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
霧且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卽烹
以佐酒盡歡而去

志雜

諱名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
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
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可笑可笑

船窗夜話 一卷

宋顧文薦

字伯舉號懶谷吳山人

鳴哥 寶祐丙辰夏四月平江天應觀廚堂後有隙地守宿者夜
聞井旁索掣聲意謂盜也往視則無所覩者就睡則又響至六月

漸入屋室掀盆翻盎終日不安始疑爲鬼久則有聲鳴然道士郭某時掌常住職方啓戶入房則其物先居其中鳴號而去或分坐敘事爲鳴聲於足下久則相狎而不懼或呼之曰鳴哥至冬則出入道記堂前通夕不止以法驅逐略不效驗來歲當黃籙齋至下元預行奏告其物在真武殿側作聲一兩夜卽寂無所聞竟不知何怪也

漁樵閒話 一

宋蘇軾

人化虎 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爲虎也忠旣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朵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反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悲哉忠受氣爲人俄化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于舌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爲乎得非忠也久畜慘毒很暴之心而然耶內積貪恠吞噬之志而然耶素

有傷生害物之過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怒殘忍發于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

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鷲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見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人託質于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流毒于人之骨髓而禍延于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于溝壑又徇之以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婦男女不能相聚而骸骨狼藉于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于世又何足怪

俚鬼 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極與山人馬紹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厖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極來甚喜及倩極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已不知老僧之

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班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極詰其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極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極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極視僧之口吻尙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給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墜乃虎形也于是投之以巨石而虎斃于井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尙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于棚上二人悻慄相與扳援而上寄宿于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機殺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佞鬼也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旣已死矣遂爲虎之役使以爲前導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哮而至足方

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逡巡向之諸佞鬼奔走却回俯伏虎之前號
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眞所
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爲虎之所食死又爲虎之役使今幸而虎已
斃又從而號哭甚哀何其不自省之如此耶忽有一鬼答之曰某
等性命既爲之所啗食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冤今又左右前後以
助其殘暴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然終不知所謂禪師將軍者乃
虎也悲哉人之愚惑以至如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沉沒
于下鬼也

樵曰舉世有佞鬼不爲者幾希矣苟干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
無所不爲者非佞鬼歟巧詐百端永爲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
走僞惟恐後于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同于妾婦及既得
之尙未離于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心一
旦失勢既敗乃事則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悟其所使往往

尙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佞鬼歟

三怪物 漁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魑焉佞魑之狀領環水凝手貫風輪其能以烏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善誦節義于寒泥贊韶曼于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醜焉讒醜之狀能使親爲疎同爲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鑊乃刻又持一物大如簞得人一善掃掠葢蔽諂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貪魃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鉤骨箕鑊環聯環璫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桎屨校蕪棘死灰僥倖得失他日復爲鳴戲義山狀物之怪可謂中時病矣

樵曰然夫怪物之爲害充塞于道路矣何所遇西非怪耶傳聲接響更相出沒拮據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怪物之爲害乎殊不知此亦豸蝨之義也何足以怪而自恃矣

昨夢錄 五卷

宋康與之

字叔開號愚軒
若人笑山人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觥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北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皆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色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

油者聞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面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予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眞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勝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牘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一項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司廳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尾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予平生違條礙法事惟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

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關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牘示關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于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關吏導李至第二重關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緣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加箠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輦有聲喏于庭下者李遽還揖之間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曲屈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歎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裯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吏

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
耳吏告去于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
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
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
命官是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
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
無苦事莫飢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
飢于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杯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
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
遽二人閣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
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
健勁其近靶黑者謂之前蘸近梢黑者謂之後蘸近梢靶俱黑而

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昭遇有特犀帶面賣者無他文但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寓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肴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于是通譜係爲親戚面致其周旋饋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共處可乎于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事已小定僧云虜已去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註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于是辦一舟贈資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

既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于庵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讐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耳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于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敕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予聽讀于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予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掃其說何如曰予不及見也尙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于無事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石土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于一二千人方能推之于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于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然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能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織結竹篾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掃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砥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

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于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死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千得之于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勿敢當讓者再讓者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返于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當與某爲輩于是焚作具不復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役也骨相當曠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于

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縱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泊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便吾慚愧駭伏隱士曰此畫天上人非畫人間人也爾所畫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而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耳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予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于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充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云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衣男冠帶女裙帔
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
長尺餘者于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
相就若合盞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
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間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
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屬
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公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
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鬼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
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雲祲烏占
孤虛之術于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
載前在西京山中遇老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可也

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先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口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問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

缺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楊謝而從之
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
以往矣公能相從否于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
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
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遣人至築
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
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予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
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
居于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予
報以先人沒于辛亥歲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
生不忘先人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于清淨境中矣未
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臆乘 一

宋楊伯岳

字彥慶號汝齋
代郡人一名慶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顯然而世人相傳訛舛不以爲嫌談

話及散文中用之固無害若平仄聲程呼平聲者可不審哉今疏

于下魁梧梧去聲 西漢徑庭庭上聲 莊子運量量去聲 莊子顛隲隲去聲 齊書枝梧梧音節 項羽傳膠擾

膠上聲 莊子權酤酤上聲 切 武帝紀隱几几去聲 孟 莊子

粟馬 秣馬也西漢匈奴傳云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註云以

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乘馬在廐摧之秣之註秣粟也前摧之用

粟字已奇註又云無事則委之以筮有事乃予之以穀若筮馬穀

馬尤奇

枉渚岐渚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註謂曲渚也

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郭璞江賦曰因岐成渚云岐

山岸曲處江水潮因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思牢竹 南番思牢國產竹質澀甚可以礪指甲唐崔鷄詩云時

時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繡

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琴樣爲礪甲之具用頗久則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澀復初字書豪韻笏字下註云箴琴竹名

女夷 淮南子云女夷鼓吹以司和以長穀禽鳥草木註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註云水神仙人李善李本爲水夷山海經曰冰夷也

鼎卦雉膏 鼎卦雉膏不食註食之美者山谷云數面欣羊脾論詩善雉膏乃借用美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雉膏美景在叢陰紅蕊丹跗次第尋羊脾卽夷狄傳曰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說文曰戴角曰脂無角曰膏

衢尊 明尊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註云道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尊人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詩云一篇尙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蓋用此也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于葉開成穗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開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絳者絮也古今吟詠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略無分別可發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生憎柳絮白于絳之句則花與絮不同顯然可見然又曰糝徑楊花鋪白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

墨墨 墨墨無目也新序晉平公閑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掉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偶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註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掉磬掉徒弔反

科頭 俗爲不冠謂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註謂不著兜鍪入敵

朝定 契丹主聞唐莊宗爲亂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死也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

真冷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雥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註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空拳 司馬遷書言李陵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穎註曰拳弓弩曰拳師古曰拳去權反字與拳同又音眷李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兵顏師古讀爲拳者繆矣拳則曲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今流俗謂奮空拳蓋以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長慶詩 容齋隨筆略載樂天詩中字音異處蒙嘗暇隙徧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字作入聲四絃不似琵琶聲琵琶字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上聲紅樓許住否樓鑰請不用否

請字並作平聲池通淺沮溝沮秋夜切歸來無可霑衣下可字
可紇切穿衣妨寬袖妨字作去聲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
借用耳政如少陵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欺
相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巴絃趣數彈數字從速切恐如
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又曰鬼嶽上業鬼嶽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
德頌嶽祇巖嶽嶽音我又曰捫腹方果然果字音顛此却政用莊
子逍遙遊腹猶果然果字音顛註若火切又曰荅然無所有荅音
塔亦正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偶嗒字吐答切又
曰作底歡娛過此夜作音做正如韓文方橋詩方橋如此做又曰
栝讌喜經過喜字去聲此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遵大喜之又
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潭影空人心又云司馬人
間冗長官長字去聲正用陸機文賦無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
韻而叶韻呼者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津上聲

審銀中貴帶審字去聲飄然轉旋迴雲程旋字去聲匹如元是九
江人匹字去聲浴童調金管調字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字烏皆切
意近音熟却未知所據俟扣博聞者

茶 茶之所產陸經載之詳矣獨異美者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
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舞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爲酪
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楊銜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
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艸魁皮日休詩十盆
前臯盧曹鄴詩劍外尤華英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
此見于詩文者若南越志茗苦澀謂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絕品也
豫章曰白露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俱曰
紫筍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曰含膏外此尤夥頗
疑似者不書若蟾背鰕鬚鵲舌蟹眼瑟瑟塵霏霏靄鼓浪湧泉琉
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丈二尺一 今俗語丈二尺一之類亦有所本前漢匈奴傳尺一
牘尺二寸牘嚴助傳丈二之組後漢陳蕃傳尺一選舉李雲傳尺
一并用考工記註及長丈二杜少陵詩同歸尺五天容齋隨筆略
載今詳書之

責負 漢高帝紀折券棄負師古註以簡牘爲契券折毀之棄其
所負又谷永傳起責分利受謝師古註曰古富貴有錢于他人次
取利息今之人謂放債取償蓋本諸此殊不知周禮天官小宰聽
稱責以傅別註稱責爲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舉此言之則起責之
說其來尙矣

鶻鶻字 續釋常談常引白樂天鶻鶻之句解未得其似鶻鶻之
鶻世多寫爲鶻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鶻字在入聲三十三
狎韻內與鴨字一同若鶻屬當從鶻在下平聲二十三覃韻與鶻
鶻鶻鶻一同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飄蕩初從于月窟漸瀝台隨于雲市雲族雲市亦奇字

宰相稱號 史傳記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申屠嘉曰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蒼贊曰名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晉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曰真宰相唐盧懷慎曰伴食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爲賢宰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在本朝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丞相吁人爵之崇莫若秉軸覩淑慝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絲竹管絃 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是四字矣羲之乃祖此事劉原父註

亦云絲竹管絃等二物爾于文爲駢

稱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綰曰百六公齊何戢曰小楮公後魏于栗磾曰黑稍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惇曰長鬣公齊崔伯謙曰白鬚公後周韋瓊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大牢公若翁號則漢田蚡罵寶嬰曰一秃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鳧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田翁寶鞏人號曰囁囁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郎如晉相桓沖小字曰買得郎人稱者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敳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昺曰字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

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乃皆稱郎也稱兒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暠曰犬兒唐白居易姪曰羅兒是皆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金日磾子曰弄兒曹操呼孫策曰獍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僂儻兒李存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以童得名則漢中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顛童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忠曰蠻奴北齊孫騰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麟奴後魏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羯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魄莫 物之虛浮而不堅實者俗謂之魄莫嘗疑其無據及觀內則去其皴注云皮肉之上魄莫魄普各反莫音漠皴音闌膜也

索妻 俗謂娶婦曰索妻關羽傳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于此

果核仁 俗稱果核中子曰人或曰仁相傳如此于義未明予謂當以人爲是蓋人者生意之所寓謂百果得此以爲發生之基

擊鮮 世多用烹鮮字未若前漢陸賈傳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注云擊殺鮮美擊鮮二字爲勝劉攽註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又引馬宮傳不鮮爲漢人語而史記本傳註云不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語按馬宮云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又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尙書益稷篇暨益奏庶鮮食註云鳥獸之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之惠綏莫不鮮鮮然有生

意奏鮮惠鮮字亦奇

莊馘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廩里士女滿莊馘李善註引韓詩
肅肅兔置施于中馘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
作馘故毛詩兔置施于中馘莊馘蓋衢道之稱也

賈區 前漢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北軍穿垣以爲賈區師古
曰坐賣曰賈爲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衛士
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士稱爲區士也今市衢架以浮鋪殆類是
歟

行第 前輩以第行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李十二嚴武爲
嚴八鄭虔爲鄭十八蘇徯爲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三唐診爲唐十
五裴虬爲裴二李御爲李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二十李建爲李
十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二十六張署爲張十一張籍爲
張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七侯喜爲侯十一柳柳

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九歐陽詹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觀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武高適俱稱子美爲杜二樂天稱劉敦夫爲劉三十二李大略爲李二十王質夫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滂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陳子昂稱王無競爲王二韋虛己爲韋五趙貞固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羲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母稱柳柳州爲柳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子容爲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爲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二后山稱少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三山谷爲黃九

泱辰泱日 左傳成公九年云泱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泱日而斂從甲至甲謂之泱凡十一日也

鬻爵 事物紀原載鬻爵始爲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蝗蔽天疫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又在漢文之前也

行李 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從人從子豈誤以使字爲李字邪

出九 黃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註引律諸博戲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蓋博徒勝則出十其負則出償止以九云

絕字之義 絕字義訓不同如子絕四者無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止也章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絕者息也相望遼絕者遠也烽煙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紀載衛將軍絕幕者謂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芥蒂 世稱芥蒂或蒂芥往往字音皆未詳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眈眈薑芥五臣註怒貌李善註引張楫子虛賦註曰蒂芥刺鯁也薑與蒂同郭象莊子註亦云薑芥

負茲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通周益公謝祠表曰分行無功懇辭鄉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註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註云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言託疾也

獻成發成 斯干考室註考成也歌詩以落之又左傳欲與諸侯樂之饗大夫以落之然落有隕墜衰謝之義今人用落成非宜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註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獻之與發二字爲美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罍尊爵觶角觥觚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白婪尾觴等號人皆知之詩簡兮公言錫爵註惠下不過

一散散酒爵也一散受五升此二字亦奇

說郛卷第二十一終

說郛卷第二十二

清波雜志

十二卷

宋周

輝

字昭

輝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暇日因筆之時居都下清波門因謂之清波雜志

金瓶

夜夢

五代時有僧某築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

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原後

錄

高祖踐祚之初躬持儉德風勤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

原书缺页

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及至推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公平生不善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

借借書一甌還書一甌後訛爲痴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至道粥及借人爲不孝粥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然輝手抄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祕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烏得

不貧輝亦云

碧雲碧雲駮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曦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間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曆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之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計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於聖俞也李伯和大性著典故辨疑非聖俞所作諸公所見異同終有一定之論輝昔得砭砭錄一編亦若碧雲駮專暴人之短爲人借去不歸

事作部

祖母大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錢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裂爲二俯拾次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慧捷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一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盃出入禁門需索無藝所得隨盡因嘆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武惠燕王五世孫

文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富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牛畫

江南徐鏐得畫牛畫則蠶草闕外夜則歸臥闕中持以見後主

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

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

米老米酷嗜書畫常從人借古畫日臨搨搨竟與真廣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舊傳老米在儀真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米因大呼據舡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界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結異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曰舅姑

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

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名地

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

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青門見三輔黃圖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地理志及寰宇記

火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涪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純仁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寮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做此以數萬計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進范文正公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傳誦之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常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

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眙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清波別志

三卷

前人

事言事者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嚇殺家裏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果焦殺

米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謂不羈得顛之名嘗以書歷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顛明天子去常格料理

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顛之名不虛得也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釀金治具過之名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暖屋爲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則暖房之語亦有自來矣

埃風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人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凡貴游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洒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江南街衢塔砌以磚初無蓬勃非北地比

兒多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

而終一子不肖遂隳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王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於道踐之身首異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乎

三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廝輿輩亦補官諺曰歸爲官人病爲死人留爲番人

溫公舊傳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入書室而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尙書妾乃逡巡而退

山家清供 一卷

宋林

洪 字龜落號可山人
和靖先生舊孫

青精飯

青精飯者以比重穀也按本草南燭木今黑飯草卽青精也取枝葉搗汁浸米蒸飯暴乾堅而碧色久服益顏延年仙方又有青精

石飯世未知爲何石也按本草用赤石脂三斤青粱米一斗水浸越三日搗爲丸如李大日服三丸可不饑是知石卽石脂也二法皆有據以山居供客則當用前法如欲效子房辟穀當用後法每讀杜詩旣曰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又曰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當時才名如杜李可謂切於愛君憂國矣天乃不使之壯年以行志而使之俱有青精瑤草之思惜哉

碧澗羹

芹楚葵也又名水英有二種荻芹取根赤芹取葉與莖俱可食二月三月作莢時采之入湯取出以苦酒研芥子入鹽與茴香漬之可作菹惟淪而羹之者旣清而馨猶碧澗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澗羹之句或者爲芹也杜甫何取而詠之不暇不思野人持此猶欲以獻於君者也

苜蓿盤

團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滑羹稀箸易寬以此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因題其旁有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之句令之皇恐謝病歸每誦此詩未知爲何物偶同宋雪岩伯仁訪鄭楚鑰見所種者因得其種并法其葉綠紫色而莖長或丈采用湯焯油炒薑鹽如意羹茹皆可風味本不惡令之何爲厭苦如此東宮官僚當極一時之選而唐世之賢見於篇什皆爲左遷令之寄興恐不在此盤賓僚之選至起食無魚之歎上之人乃諷以去吁薄矣

考亭葑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葑菹供一出于盱江分於建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葑建陽種集有葑詩可攷山谷孫嶠以沙臥葑食其苗云生臨汀者尤佳

太守羹

梁祭尊爲吳興守不飲郡中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世之醉釀飽鮮而怠於事者視此得無愧乎然茄菟性皆凝冷必加芼薑爲佳耳

冰壺珍

太宗問蘇易簡曰品食稱珍何者爲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心知薑汁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一薑盎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引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炙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後又問其方答曰用清湯浸以菘荳解一味耳或不然請問之冰壺先生

藍田玉

漢地理志藍田出美玉魏李預每羨古人滄玉之法乃往藍田果

得美玉七十枚爲屑服餌而不戒酒色偶疾篤謂妻子曰服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慾當大有神效而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玉過也要之長生之法能清心戒欲雖不服玉亦可矣今法用瓠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爛蒸以食之不煩燒煉之功但除一切煩惱妄想久而自然神氣清爽較之前法差勝矣故名法製藍田玉

豆粥

漢光武在蕪蕪亭時得馮異奉豆粥至久且不忘報况山居可無此乎用沙餅煮爛赤豆候粥少沸投之同煮既熟而食東坡詩曰豈知江頭千頃雪茅簷出沒晨烟孤地確春秔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老我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此豆粥法也若夫金谷之會徒咄嗟以誇客孰若山舍清談徜徉以俟其熟也

蟠桃飯

采山桃用米泔煮熟漉真水中去核候飯湧同煮頃之如盃飯法
東坡用石曼卿海州事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
作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此種桃法也桃三季四能依
此法越三年皆可飯矣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籍者偶澆之後不
設寒具此必用油蜜者要術并食經皆只曰環餅世凝餼子也或
巧夕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柎枚作人情之句廣記則載寒
食事總三者皆可疑及攷朱氏注楚詞柎枚蜜餌有餒餒些謂以
米麪煎熬作寒具是也以是知楚詞一句是自三品柎枚乃蜜麪
之乾者也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間者七夕蜜食也餒餒
乃寒食寒具無可疑者閩人會嫗友煎舖以糯粉分和麪油煎沃
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污物且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吾翁和靖

先生山中寒食詩云方塘坡綠杜蘅青布谷提壺已足聽定有初
嘗寒食罷據梧痛飲散幽襟吾翁讀天下書攻愧先生具服其和
琉璃堂應事者信乎此爲寒食具矣

黃金雞

又名銀雞菜 山志林

李白詩云亭上十分綠醕酒盤中一味黃金雞其法燻雞淨用麻
油鹽水煮之入葱椒候熟擘釘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
熟黃雞正肥之樂得矣有如新法川炒等製非山家不屑爲恐非
真味也每思茅容以雞奉母而以草蔬奉客賢矣哉

本草雞小毒
補虛治病

槐葉淘

杜甫詩云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
鼎資過熟加滄愁欲無卽此見此法於夏采槐葉之高秀者湯少
淪研細濾清和麪作淘乃以醯醢熟蒸簇細苗以盤行之取其碧
鮮可愛也末句云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不惟見詩人一食未

嘗忘君雖貴爲君王亦令知山林之味旨哉詩乎

地黃飴飴

崔元亮海上方治心痛去蟲積取地黃大者淨搗汁和細麪作飴
飴食之出蟲尺許卽愈貞元間通事舍人崔杭女作淘食之出蟲
如蟄狀自是心患除矣本草浮爲天黃半沉爲人黃惟沉底者佳
宜用清汁入鹽則不可食或淨洗細截夾米煮粥良有益也

梅花湯餅

泉之紫帽山有高士嘗作此供初浸白梅檀香末水和麪作餛飩
皮每一疊用五出鐵鑿如梅花樣者鑿取之候煮熟乃過於雞清
汁內每客上二百餘花可想一食亦不忘梅後留玉堂元剛亦有
詩恍如孤山下飛玉浮西湖

椿根餛飩

劉禹錫著椿根餛飩皮法立秋前後謂世多痢及腰痛取椿根一

大握搗篩和麩捻餛飩如皂筴子大清水煮日空腹服十枚並無禁忌山家晨有客至先供之十數枚不惟有益亦可少延早食椿實而香樗疎而臭惟椿根可也

玉糝羹

取用山芋

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槌蘿菔爛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爲糝食之撫几曰若非天竺酥酪人間決無此味

百合麩

春秋仲月采根暴乾搗篩和麩作湯餅最益血氣又蒸熟可以佐酒歲時廣記二月種法宜雞糞山蚓化爲百合乃宜雞糞豈物類之相感乎

栝萋粉

孫思邈法深掘大根厚削去白寸切水浸一日一易五日取出搗之以力貯以綃囊濾爲玉液候其乾矣可爲粉食雜粳爲糜翻匙

雪色加以乳酪食之補益又方取實酒炒爲引腸風血下可愈

素蒸鴨

鄭餘慶有親朋早至勅令家人曰爛蒸去毛勿拘折項客意鵝鴨也良久乃蒸蘆葫一枚耳今岳倦翁珂書食品付庖者詩云動指不須占染鼎去毛切莫拘蒸葫岳勳閱也而知此味異哉

黃精果

餅餌附

仲春深探根九蒸九曝搗如飴可作果食又細切一石水二石五升煮去苦味漉入絹袋壓汁澄之再煎如膏以炒黑豆黃米作餅約二寸大客至可供二枚又採苗可爲菜茹隋羊公服法芝草之精也一名仙人餘糧其補益可知矣

傍林鮮

夏初竹筍盛時掃葉就竹邊煨熟其味甚鮮名曰傍林鮮文與可守臨川正與家人煨筍午飯既食忽得東坡書詩云想是清貧饒

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不覺噴飯滿案想作此供也大凡筍味甘鮮不當與肉爲友今俗庖多雜以肉不思纔有小人便壞君子若對此君成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東坡之意微矣

雕菰飯

雕菰葉似蘆其米黑杜甫故有波翻菰米沉雲黑之句今胡粿是也暴乾礬洗造飯既香而滑杜詩云滑憶雕菰飯又會稽人顧翽事母孝母嗜雕菰飯翽常自采擷供家瀕太湖後湖中皆生雕菰無餘草此孝感也世有厚於奉己薄於奉親者視此寧無愧乎嗚呼孟筍王魚豈偶然哉

錦帶羹

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羹杜甫故有香聞錦帶羹之句或謂蓴之縈紆如帶况蓴與菰同生水濱昔張翰臨風必思蓴鱸以下氣按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以是知張翰

在當世意氣抑鬱隨事嘔逆故有此思耳非尊鱸而何杜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也謂錦帶爲花或未必然僕居山時因見有此花者其味亦不惡注謂吐綬雞則遠矣

博金煮玉

筍取鮮嫩者以物料和薄麪拖油煎博如黃金色甘脆可愛舊游莫干訪霍如菴正夫早供以筍切作方片和白米煮粥甚佳因戲之曰此法製惜精氣也濟顛筍疏云拖油盤內博黃金和米鑊中煮白玉二者兼得之矣霍北司貴公也乃甘山林之味異哉

土芝丹

小者土瑯

芋之大者名土芝裹以溼紙用煮酒和精塗其外以糠皮火煨之候香熟取出安坳地內去皮溫食冷則破血用鹽則洩精取其溫補名土芝丹昔嬾殘師正煨此牛糞火中有召者却之曰尙無情緒收寒涕那得工夫伴俗人又居山人詩云深夜一爐火渾家團

圍坐煨得羊頭熟天子不如我其嗜好可知矣小者暴乾入瓮候
寒月用稻草火煨盪色香如栗名土栗雅宜山舍擁爐之夜供趙
西安詩云煮芋雲生鉢燒茅雪上眉蓋得於所見非苟作也

柳葉韭

溫無書歸心安五福又名韭

杜詩夜雨剪春韭世多誤爲剪之於畦不知剪字極有理蓋於爍
時必先齊其本如烹薤圓齊玉筋頭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
本鹽湯內少剪其末棄其觸也只爍其本帶性投冷水中出之甚
脆然必以竹刀截之一方採嫩柳葉少許同爍尤佳故曰柳葉韭

松黃餅

暇日過大理寺訪秋岩陳評事介留飲出二童歌淵明歸去來辭
以松黃餅供酒陳方巾美髯有超俗之標飲此使人儼然起山林
之興覺駝峯熊掌皆下風矣春末松花黃和蜜摸作餅如雞舌龍
涎不惟香味清甘亦自有所益也

酥瓊葉

宿蒸餅薄切塗以蜜或以油就火上炙鋪紙地上散火氣甚鬆脆且止疾化食楊誠齋詩云削成瓊葉片嚼作雪花聲形容善矣

鳧茨粉

鳧茨粉可作粉食甘滑異於他粉偶天台陳梅廬見惠因得其法鳧茨爾雅一名芍郭云生下溼苗似龍鬚根如指頭而黑卽葶薺也采以曝乾磨而澄濾之如菘豆粉法後讀劉一止非有類藁有詩云南山有蹲鴟春田多鳧茨何必泌之水可以樂我饑信乎可以食矣

薺蔔煎

又名瑞木煎

舊訪劉漫塘宰留午酌出此供清芳極可愛詢之乃梔子花也采大者以湯焯過少乾用甘草水和稀麪拖油煎之名薺蔔煎杜詩云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今既製之清和之風備矣

蒟萋菜 蒿魚羹

舊客江西林谷梅

山房子少
香穀谷梅

山房書院春時多食此草嫩莖去葉湯

焯用油鹽苦酒沃之爲茹或加以肉香脆良可愛後歸京師春輒思之偶與李竹垞制機伯恭鄰以其江西人因問之李云廣雅云蒟萋生下田江西用以羹魚陸疏云葉似艾白色可蒸爲茹卽漢廣言刈其萋之萋矣山谷詩云萋蒿數筋玉簪橫及證以詩註果然李乃怡軒之子嘗從江西西山問宏詞法多識草木宜矣

玉灌肺

眞粉油餅芝麻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爲末拌和入甌蒸熟切作肺樣塊用棗汁供今後苑名曰御愛玉灌肺要之不過一素供耳然以此見九重崇儉不嗜殺之意居山豈宜侈哉

元修菜

東坡有巢故人元修菜詩每讀豆英圓而小槐葉細且豐之句未

嘗不冥搜畦壟間必求其是詩詢諸老圃亦罕能道一日永嘉鄭文千歸自蜀過梅邊首叩之答曰蠶豆也俗亦號疏豆也蜀人謂巢菜苗葉嫩時可采以爲茹擇洗用真蔴油熱炒乃下鹽醬煮之春盡苗葉老則不可食坡所謂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者正炮法也君子恥一物不知必游歷久遠而後見聞博讀坡詩二十年一日得之喜可知矣

紫英菊

菊名治牆本草名節花陶註云鞠有二種莖紫氣香而味甘其葉乃可羹莖青而氣似蒿而苦名苦蕒非也今法春采苗葉洗焯用油略炒煮熟下薑鹽羹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尤妙天隨子杞菊賦云爾杞未棗爾菊未莎其如予何本草杞葉似榴而軟者能輕身益氣其子圓而有刺者名檇棘不可用杞菊微物也有少差猶不可用然則君子小人豈不容辨哉

銀絲供

張約齋銀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盃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味衆客謂必鱸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絃也又要有真味蓋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張中興勤家也而能知此真味賢矣哉

進賢菜

蒼耳飯

蒼耳臬耳也江東名常臬幽州名嚼耳形如鼠耳陸機疏云葉青白色如胡妥白華細莖蔓生采嫩葉洗焯以薑鹽苦酒拌爲茹可療風杜詩云蒼耳可療風童兒且時摘詩之卷耳首章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勞之因采此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此見古者后妃欲以進賢之道諷其上因名進賢菜張氏詩云閨闈誠難與固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

痛瘖恨充耳元因避酒醪其子可雜米粉爲煨故古詩有碧澗水
淘蒼耳飲之句云

山海兜

春采筍蕨之嫩者以湯淪之取魚蝦之鮮者同切作塊子用湯泡
滾蒸入熟油醬鹽研胡椒拌和以粉皮乘覆各合於二盞內蒸熟
今後苑多進此名蝦魚筍蕨兜今以所出不同而得同於俎豆間
亦一良遇也每山海兜或卽羹以筍蕨亦佳許梅屋棊詩云趁得
山家笋蕨春借廚熟煮自然新倩誰分我杯羹去寄與中朝食肉
人

撥霞供

本軍通用輔中益氣不可用鴉食

向游武夷六曲訪止師偶雪天得一兔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
用薄批酒醪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半銚候湯響一盃後
各分一筋令自筴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

獨易行且有圃園暖熱之樂越五六年來京師乃復於楊泳齋伯
岳席上見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楊勳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宜
安此山林之趣因作詩云浪湧晴江雪風翻晚照霞末云醉憶山
中味渾忘是貴家

齊羊
皆可

驪塘羹

曩客驪塘書院每食後必出菜湯青白極可愛飯後得之醍醐未
易及此詢庖者止用菜與蘿菔細切以井水煮之爛爲度初無他
法後讀坡詩亦只用蔓菁菜菔而已詩云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
羹中有蘿菔根尙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以此可想
二公之嗜好矣今江西多用此法

真湯餅

瓜圃翁訪凝遠居士話間命僕作真湯餅來翁謂天下安有假湯
餅及見乃沸湯泡入油餅人一栝耳翁曰如此則湯泡飯亦得名

眞泡飯居士曰稼穡作甘苟無勝食氣者則眞矣

沆瀣漿

雪夜張一齋飲客酒酣簿書何君時蜂出沆瀣漿一瓢與客分飲不覺酒容爲之灑然問法謂得之禁苑止用甘蔗蘿菔各切作方塊以水爛煮而已蓋蔗能化酒蘿菔能化食也酒後得此其益可知矣楚辭有蔗漿恐卽此也

神仙富貴餅

煮用煑石灰水參切片子

煮朮與菖蒲曝爲末每一斤用蒸山藥末三斤煉蜜水調入麩作餅曝收候客至蒸食條切亦可羹章簡公詩云朮薦神仙餅菖蒲富貴花

香圓餅

謝益齋奕禮不嗜酒常有不飲但能看客醉之句一日書餘琴罷命左右剖香圓作二杯刻以花溫上所賜酒以勸客清介靄然使

人覺金尊玉罍皆埃埽矣香圓似瓜而黃閩南一果耳而得備京華鼎貴之清供可謂得所矣

蟹釀橙

橙大者截頂括去穰留少液以蟹膏肉實其內仍以蒂頂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加苦酒入鹽既香而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因記危巽齋積贊蟹云黃中通理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美之至也此本諸易而於蟹得之矣今於橙蟹又得之矣

蓮房魚包

漁父三鮮蓮菊羹湯也

蓮花中嫩房去鬚截底剝穰留其孔以酒醬香料和魚塊實其內仍以底坐甑內蒸熟或中外塗以蜜出櫟用漁父三鮮供之向在李春坊席上曾受此供得詩云錦瓣金房織幾重游魚何事得相容湧身既入花房去好度華池獨化龍李大喜送端硯一枚龍墨五笏

玉帶羹

春坊趙純湖璧會弟竹潭壅亦在焉論詩把酒及夜無可供者湖曰吾有鏡湖之蕪潭曰壅有稽山之笋僕笑曰可有一盃羹矣乃命庖作玉帶羹以笋似玉蕪似帶也是夜甚適今猶喜其清高而愛客也每讀忠簡公躍馬食肉付公等浮家泛宅真吾徒之句有此兒孫宜矣

酒煮菜

鄱江士友命飲供以酒煮菜非菜也純以酒煮鯽魚也且云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益第以魚名菜私竊疑之及觀趙好古賓退錄所載靖州風俗居喪不食肉唯以魚爲蔬湖北謂之魚菜杜陵小白詩亦云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始信魚卽菜也趙好古博雅君子也宜乎先得其詳矣

蜜漬梅花

楊誠齋詩云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漬旬裹略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剝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敲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擁螯供

蟹生於江者黃而腥生於河者紺而馨生於溪者蒼而清越淮多趣掠故或朽而不盈辛卯有錢君謙齊震祖惟硯存復歸於吳門秋偶過之把酒論文猶不減乎昨之勤也留旬餘每旦市蟹必取其圓臍烹以酒醋雜以葱芹仰之以臍少候其凝人各舉一痛飲大嚼何異乎拍浮於湖海之濱庸庖俗釘非口不知味恐失此物風韻但以橙醋自足以發揮其所蘊也且曰團臍膏尖臍螯秋風高團者豪請舉手不必刀羹以蒿尤可羹因舉山谷詩云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高真可謂詩中之騷舉以手不以刀尤見錢君之豪也或曰蟹所惡唯朝霧實築筐噉以醋雖千里無所誤因

筆之爲蟹助

湯綻梅

十月後用竹刀取欲開梅蕊上蘸以蠟投尊缶中夏月以熟湯就盞泡之花卽綻香可愛也

通神餅

薑薄切葱細切各以硝湯焯和稀麪宜以少國老細末和入麪庶不太辣入淺油燂能已寒朱氏論語註云薑通神明故名之

金飯

危巽齋云梅以白爲正菊以黃爲正過此恐淵明和靖二公不取也今世有七十二種菊正如本草所謂今無真牡丹不可煎煮法采紫莖黃色正菊英以甘草湯和硝少許焯退候粟飯少熟投之同煮久食可以明目延齡苟得南陽甘谷水煎之尤佳也昔之愛菊者莫如楚屈平晉陶潛然孰知今之愛者有劉石澗元茂焉雖

一行坐未嘗不在於菊繡帙得菊葉詩云何年霜後黃花葉色蠹猶存萬卷詩曾是往來籬下讀一枝閒弄被風吹觀此詩不惟知其愛菊其爲人清介可知矣

石子羹

溪流清處取小石子或帶蘚者一二十枚汲泉煮之味甘於螺隱然有泉石之氣此法得之吳季高且曰固非通霄煮食之石然其意則甚清矣

梅粥

掃落梅英淨洗用雪水煮白粥候熟同煮楊誠齋詩云纔看臘沒得春饒愁見風前作雪飄晚葢收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山家三脆

嫩筍小葷枸杞菜油炒作羹加胡椒尤佳趙竹溪密夫酷嗜此或作湯餅以奉親名三脆麪嘗有詩云筍葷初萌杞菜纖然松自煮

供親嚴人間肉食何曾鄙自是山林滋味甜葷亦名菰

玉井飯

章藝齋鑑宰德清時雖槐古馬高尤喜延客然飯食多不取諸市恐旁緣而擾人一日往訪之適有蝗不入境之處留以曉酌數盃命左右造玉井飯甚香美法削藕截作塊采新蓮子去皮候飯少沸投之如盃飯法蓋取大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之句昔有藕詩云一彎西子臂九竅比干心今杭都范堰經進斗星藕大孔七小孔二果有九竅因筆及之

洞庭饅

舊游東嘉時在水心先生席上適淨居僧送饅至如小錢大各合橘葉清香靄然如在洞庭左右先生詩曰不待滿林霜後熟蒸來先作洞庭香詢寺僧曰采蓮蓬與橘葉搗汁如蜜和米粉作饅各以葉蒸之市亦有賣特差大耳

茶蘼粥 木香菜粥

舊辱趙東岩雲子瓊夫寄詩中有一詩云好春虛度三之一滿架
茶蘼取次開有客相看無可設數枝帶兩剪將來始疑茶蘼非可
食者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德修午留粥甚香美詢之乃蘼花也
其法采花片同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煮又采木香嫩葉就元湯炒
以薑油鹽爲菜茹僧苦嗜吟宜乎知此味之清且知岩雲之詩不
誣也

蓬糰糕

餛飩湯以蓬拌麩飯煮蓬飯

采白蓬嫩者熟煮細搗和米粉蒸熟以香爲度世之貴介子弟知
鹿茸鍾乳爲重而不知食此實大有補詎可以山食而鄙之哉閩
中有草稗

櫻桃煎

用蜜則解毒

櫻桃經雨則蟲在內生人莫之見用生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蟲皆

蟹螯而出乃可食也楊誠齋詩云何人弄好手萬顆搗虛脆印成花細薄染作冰斯翠北果非不多此味良獨美要之其法不過煮以梅水去核搗爲餅而如以蜜耳

如薺菜

劉彝學士宴集間必欲主人設苦蕒狄武襄公青帥邊時邊郡難以時置一日宴集彝與韓魏公對坐偶此菜不設謾罵狄公至黥卒狄聲色不動仍以先生呼之魏公知狄公真將相器也詩云誰謂荼苦劉可謂甘之如薺者其法用鹽醬獨拌生菜然太苦則加薑鹽而已禮記孟夏苦菜秀是也本草一名茶安心益氣隱居作屑飲可不寐今交廣多種之

蘿菔麪

王醫師承宣常搗蘿菔汁漉麪作餅謂能去麪毒本草地黃與蘿菔同食能白人髮水心先生酷嗜蘿菔甚於服玉謂誠齋云蘿菔

便是辣底玉僕與靖逸葉賢良紹翁過二十年每飲適必索蘿菔與皮生嚼乃快所欲靖逸平生讀書不減水心而所嗜略同或曰能通心氣故文人嗜之然靖逸未老而髮已皤豈地黃之過與

麥門冬煎

春秋采根去心搗汁和蜜以銀器重湯煮急攪如飴爲度貯之瓷器溫酒化服滋益多矣

假煎肉

瓠與蕪薄批各和以料煎蕪以油煎瓠以脂乃熬葱油入酒共炒瓠與蕪熟不惟如肉其味亦無辨矣吳何鑄宴客或出此吳貴爲后家而喜於山林朋友嗜此清味賢哉常作小清錦屏鷓鳥山水瓶簪古梅枝綴像生梅數花賓坐左右未常忘梅一夕分題賦詩有孫貴蕃施游僕亦在焉僕得心字戀繡衾卽席云冰肌生怕雪未禁翠屏前短瓶滿簪真箇是疎枝瘦認花兒不要浪吟等閑蠶

蟻都休惹暗香來時借水沉既得个厮偎伴任風霜儘自放心諸
公差勝今忘其詞每到必先酌以巨觥名曰發符酒而復觴詠抵
夜而去今喜其子姪皆克肖故及之

橙玉生

雪梨大者碎截搗橙醋入少鹽醬拌供可佐酒與葛天民嘗北梨
詩云每到年頭感物華新棠梨到野人家甘酸猶帶中原味腸斷
春風不見花雖非咏梨然每愛其寓物有黍離之嘆故及之如咏
雪梨則無如張斗笠蘊蔽身三寸褐貯腹一團冰之句被褐懷玉
者蓋有取焉

玉延索餅

山藥名薯蕷秦楚間名玉延花白細如棗葉青銳于牽牛夏月漑
以黃牛糞則蕃春冬採根白者爲上以水浸之入礬少許經宿淨
洗去涎焙乾磨篩爲麪宜作湯餅用如作索餅則熟研濾爲粉入

竹筒中溜於淺醋盆內出之於水出浸去醋味如煮湯餅如煮食惟刮去皮蘸鹽蜜皆可其性溫無毒且有補益故陳簡齋有玉延賦取香色味以爲三絕陸放翁亦有詩云久緣多病疎雲液近爲長齋進玉延比於杭都多見如掌者名佛手藥其味尤佳也

大柰糕

向杭雲公充夏日命飲作大柰糕意必粉麩爲之及出乃用大柰子生者去皮剝核以白梅甘草湯炒用蜜和松子攪仁填之入小甑蒸熟謂柰糕也非熟則損脾且取先公大耐官職之意以此見向有意於文簡之衣鉢也夫天下之士苟知耐之一字以節義自守豈患事業之不遠到哉因賦之曰既知大耐爲家學看取清名自此高雲谷類編乃爲大耐本李沆事或恐未然

鴛鴦炙

蜀有雞素中藏綬如錦遇晴則向陽擺之出二角寸許李文饒詩

威蕤散綬輕風裏若衍若垂何可擬王安石詩天日清明聊一吐
兒童初見互驚猜生而反哺亦名孝雉雖杜甫有香開錦帶羹之
句而未嘗食向遊吳之廬江留錢春塘名舜選家持螯把酒適有
人携雙鴛至得之燂以油盪下酒醬香料煨熟飲餘吟倦得此甚
適詩盤中一箸休嫌瘦入骨相思定不肥不減錦帶矣靜言思之
吐綬鴛鴦雖各以文采烹然吐綬能反哺烹之忍哉

雖不可同胡桃
木耳粟食下血

筍蕨餛飩

采筍蕨嫩者各用湯藥炒以油和之酒醬香料作餛飩供向者江
西林谷梅少魯家屢作此品後作古香亭采芎菊苗薦茶對玉茗
花真佳適也玉茗似茶少異高約五尺許今獨林氏有之林乃金
石堂山房之子清可思矣

雪霞羹

采芙蓉花去心蒂湯淪之同豆腐煮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名

雪霞羹加胡椒萱亦可也

鵝黃豆生

溫陵人前中元數日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皮實盆內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覆以桶曉則晒之欲其齊而不爲風日侵也中元則陳於祖宗之前越三日出之洗焯漬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爲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鵝黃豆生僕游江淮二十秋每因此一起松楸之念將賦歸來以償此一大願也

真君粥

杏實去核候粥熟同煮可謂真君粥向游廬山聞董真君未仙時多種杏歲稔則以杏易穀歲歉則以穀賤糶時得活者甚衆後白日昇仙有詩云爭似蓮花峰下客種成紅杏亦昇仙豈必專於煉丹服氣苟有功德於人雖未死而名亦仙矣因名之

酥黃獨

並去聲

雪夜芋正熟有仇芋田從簡載酒來扣門就供之乃曰煮芋有數法獨酥黃世罕得之熟芋截片研榧子杏仁和醬拖麩煎之且自侈以爲甚妙詩云雪翻夜鉢裁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

滿山香

陳習庵塤學圃詩云只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可謂重本而知山林味矣僕春日渡湖訪薛獨庵遂大留飲供以春盤偶得詩云教童收取春盤去城市如今菜色多非薄菜也以其有所感而不忍下箸也薛曰昔人讚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詩與文雖不同而憂時之意則無以異一日煮薑油菜羹自以爲佳品偶鄭渭濱師呂至供之乃曰予有一方爲獻只用茴香薑椒炒爲末貯以葫蘆後煮菜少沸乃與熟油醬同下急覆之滿山已香矣試之果然名滿山香比聞湯將軍孝信嗜盃菜不用水只以油炒候得汁出和以醬料盃熟自謂香品過於禁齋湯武士

也而不嗜殺異哉

酒煮玉蕈

實魚也

鮮蕈淨洗約水煮少熟乃以好酒煮或佐以臨漳綠竹笋尤佳施
芸隱玉蕈詩云幸從腐水出孰被齒牙私真有山林味難教世俗
知香痕浮玉葉生意滿瓊枝饕腹何多幸相酬獨有詩今後苑多
用酥炙其風味尤不淺也

鴨脚羹

葵似今蜀葵葉短而葉大以傾陽故性溫其法與羹菜同幽風九
月所烹煮者是也刈之不傷其根則復生古詩故有采葵莫傷根
傷根葵不生之句昔公儀休相魯其妻植葵見而拔之曰食君之
祿而與民爭利可乎今之賣餅貨醬質錢市藥食祿者又不止植
葵小民豈可活哉白居易詩云祿米鑿牙稻園蔬鴨脚葵因名

石榴粉

銀絲羹附

藕截細塊砂器內擦稍圓用梅水同麤脂染色調菜豆粉拌之入清汁煮供宛如石榴子狀又用熟筭細絲亦和以粉煮名銀絲羹此二法恐相因而成之者故併存之

廣寒糕

采桂英去青蒂酒以甘草水和米春粉炊作糕大比歲士友成作餛子食之相饋取廣寒高甲之譏又有采花略蒸曝乾作香者吟邊酒裏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童用瑤師禹詩云膽瓶清韻撩詩興古鼎餘暈膩酒香可謂得此花之趣也

河樞粥

禮記魚乾曰藁古詩有酌醴焚枯魚之句南人謂之鯨多煨食罕有造粥者比遊天台山有取乾魚浸洗細截同米煮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頭風邊於陳琳之檄亦有雜豆腐爲之者雞肋集云武夷君食何樞脯乾魚者因名之

鬆玉

文惠太子問周顒曰何菜爲最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然菘有三種惟白於玉者甚鬆脆如色稍青者絕無風味因名其白者曰鬆玉亦欲世之食者有所決擇也

雷公栗

夜爐書倦每欲煨栗心慮其燒燻之患一日馬北鄺逢辰曰只用一栗蘸油一栗蘸水寘鐵銚內以四十七栗密覆其上用炭燃之候雷聲爲度偶一日同飲試之果然且勝於砂炒者雖不及數亦可矣

東坡豆腐

豆腐葱油炒用酒研小榧子一二十枚和醬料同煮又方純以酒煮俱有益也

碧筍酒

暑月命客棹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鮮他葉內候舟回風薰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作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筍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坡守杭時想屢作此供也

罌乳魚

甘草無毒

罌中粟淨洗磨乳先以小粉寘缸底用絹囊濾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洒淡醋收聚仍以囊壓成塊以小粉皮鋪飯內下乳蒸熟略以紅麴水洒又少蒸取出起作魚片名罌乳魚

勝魚餠

土菓彈笋尤佳

焯笋葶同截入松子胡桃和以酒醬香料溲麪作餠子試葶之法薑數片同煮色不變可食矣

木魚子

坡詩云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春時剝梭魚蒸熟與笋同蜜煮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供物多用之

自愛淘

食後須下熱瀉湯一盞

炒葱油用純滴醋和糖醬作齏或加以豆腐及乳候麪熟過水作茵供食真一補藥也

忘憂齏

嵇康云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則曰丹棘又名鹿蔥春采苗湯淪以醯醬作爲齏或燥以肉何處順宰六合時多食此毋乃以邊事未寧而憂未忘邪因贊之曰春日載陽采萱於堂天下樂兮其憂乃忘

脆琅玕

萵苣去葉皮寸切淪以沸湯搗薑鹽糖熟油醋拌漬之頗甘脆杜甫種此二旬不甲坼且嘆君晚得微祿轆軻不進猶芝蘭困荆杞以是知詩人非爲口腹之奉實有感而作也

炙饜

本草秋後其味勝羊道家羞爲白脯其骨可爲響骨酒今作大鬻
鹽酒香料淹少頃取羊漫脂包裹猛火炙熟去脂食其肉鹿麕同
法

當團參

北人名團豆

白扁豆溫無毒和中下氣爛炊其味甘今取葛天民爛炊白扁豆
便當紫團參之句名之也

梅花脯

山栗橄欖薄切同食有梅花風韻因名梅花脯

牛尾狸

本草斑如虎者最如狸者次之肉主痔病法去皮并腸肺用紙揩
淨以清酒淨洗入蔥椒茴蘿於其內縫密蒸熟去料物壓隔宿薄
切如玉雪天爐畔論詩配酒真奇物也故東坡有雪天牛尾之詠
或紙裹糟一宿尤佳楊誠齋詩云狐公韻勝冰玉肌子則未聞名

李狸誤隨齊相逐牛尾策動封作糟丘子南人或以爲繪形如黃狗鼻尖而尾大者狐也其性亦溫可去風補勞臘月取膽凡暴亡者以溫水調灌之卽愈

金玉羹

山藥與栗各片截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

山煮羊

羊作鬻實砂鍋內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槌真杏仁數枚活火煮之至骨亦糜爛每惜此法不逢漢時一關內侯何足道哉

牛蒡脯

孟冬後采根淨洗去皮煮毋令失之過槌扁壓乾以鹽醬茴蘿薑椒熟油料研細一兩火焙乾食之如肉脯之味笋與蓮脯皆同此法

牡丹生菜

憲聖喜清儉不嗜殺每令後苑進生菜必采牡丹片和之或用微麩裹爇之以酥又時收楊花爲鞦韆毬褥之用至恭儷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以雜之其香又可知也

不寒齋

法用極清麩湯截菘菜和薑椒茴蘿欲亟熟則以一盃元齋和之又入梅英一掬名梅花齋

醒酒菜

米泔浸瑤芝菜暴以日頻攪候白淨洗搗爛熟煮取出投梅花十數瓣候凍芣橙爲芝齋供

豆黃羹

豆麩細曝乾藏之入醬清芬鹽菜心同煮爲佳第此二品獨泉有之如止用他菜及醬汁亦可惟欠風韻耳

黃菊煎

春遊西馬塋會張將使元耘軒留飲命子芝菊田賦詩作墨蘭元甚喜數盃後出菊煎法采菊苗湯淪用甘草水調山藥粉煎之以油爽然有楚畹之風張深於學者亦謂菊以紫莖爲正云

胡麻酒

舊聞有胡麻飯未聞有胡麻酒盛夏張整齋招飲竹閣正午飲一巨觥清風颯然絕無暑氣其法漬麻子二升煎熟略炒加生薑二兩生龍腦葉一撮同入炒細研投以煮醞五升濾渣去水浸之大有所益因賦之曰何須便覓胡麻飯六月清涼却是仙本草名巨勝云桃源所有胡麻卽此物也恐虛誕者自異其說云

茶供

茶卽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以湯點之則反滯膈而損脾胃蓋世之嗜利者多采他葉雜以爲末人多怠於煎服宜有害也今法采芽或用碎擘以活水煎之飯後必少頃乃服東坡詩云活水須

將活火烹又云飯後茶甌味正深此煎服法也陸羽經亦以江水爲第一山泉與井俱次之今世不擇水且入鹽及果殊失正味不知惟薑去昏惟梅去倦如不昏不倦亦何必用古之嗜茶者無如玉川子惟聞煎喫如有湯點則又安能及七碗乎山谷詞云湯響松風早減了七分酒病倘知此味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之禪遠矣

新豐酒法

初用麪一斗糠醋三升水二擔煎漿及沸投以麻油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沫投以川椒及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飯及麪末十升酵半升既撓以元飯貯別缸却以元酵飯同下水二擔麪二十斤熟踏覆之既攪以水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三二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麪只磨木香皮用清

水洩作餅令堅如石初無他藥僕嘗與危巽齋子驂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君此時嘗禁竊醇以專所釀戒懷生以全所釀且絡新履以潔所釀透風以通其釀故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人丹陽道中詩云昨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陽正其地沛中自有舊豐爲酒之地乃長安郊新豐也

山家清事一卷

前人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頰碧毛羽瑩潔頸纖而修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烟火人乃可謂之鶴望之如鷹鶩鵝鶴然斯爲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養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舞候其餒寘食於闕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

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
惟華亭種差強耳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爲生日齊民要術則以
八月八日爲醉日亦爲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園丁曰種竹無
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鋤地令鬆且闊沃以泥及馬糞急
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毋遽拔去又
有二秘法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兩時若慮風則去梢而
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笋過此謂有他法難矣哉

酒具

山徑兀以蹇驢載酒詎容無具舊有扁提猶今酒鑿長可尺五而
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惟
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披簾直撥馬前長帶古扁

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鬲以三酒下果中肉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擔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遊山具差省矣惟酒榼皆依沈制不用銀器

山橋

夏禹山行乘橋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橋渡嶺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只宜平地孰若今橋爲便橋卽橋固無疑矣若山橋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罩用肩板椽繩低輿之猶今貴介郊行者良便游賞有如謝展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孰若今釘履爲便云

山備

山深嵐重感之疾生薑豈容不帶每且用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梅花紙帳

法用獨床旁植四黑漆柱各掛以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枝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卦白塵以上作大方目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床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楮衾菊枕蒲褥裨自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千朝服藥不如一夜獨宿倘未能以此爲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汗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燧召火方諸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竹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灰於鉢中候之如以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徹桑未雨之意

泉源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釘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暴收甚溫煖雖臥木棉不可及也采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頭而槌破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

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牋以助清酒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尊采帶露葵葉研清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卽丹也自強不息卽金也苟能剛毅以存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

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何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曰但不食豚而已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信不食豚之功夫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據云

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圖栽以竹丈餘植夫容三百六十入夫容餘二丈環以梅又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食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籍中屏書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三丈設長楊二中掛三教圃橫
扁大可山字上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客
進舍三寢一讀書二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壁塗
擇以芋書田所畝三十紀歲入一安僕後庖廩稱是童一婢一園
丁二前鶴屋養鶴數隻後犬十二足騾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
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毋苦吟以安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
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鄰睦爲子孫悠久地先太祖瓚在唐
以孝旌七世祖通寓孤山國朝諡和靖先生高祖卿材曾祖之邵
祖全皆仕父惠號心齋母氏凌姓今妻德真女張興字曰小可山
家塾所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南塘趙玉
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圃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塘跋
平衢寇碑謝益齋史不窗陳東軒書梅鶴圃王潛齋擬晉唐帖并
寄詩陳習菴諾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扣關奏本十上都賦一

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二祖收五斤鐵簡一誥敕存三十汀洲兄文雅譚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甚欲求趙子固水仙畫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策括二志未遂面眼以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將大有際遇姑錄其梗概蓋少慰吾梅鶴云

江湖詩戒

尊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毗豈義也哉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學選者果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斯面已豈可執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詩曰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
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序坐
稱號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
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
饌飲隨所共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
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無速客例有幹實告
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
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
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說郛卷第二十二終